马克思文本中劳动观的流变与发展

——《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

石如梦

[摘要] 劳动概念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贯穿其诸多文本的重要概念。马克思对劳动的论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于人和社会历史的问题，是关于人的现实社会历史活动的问题，马克思在发展完善其劳动理论的同时，也在深化对社会历史及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认识。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详细阐述异化劳动理论，到《资本论》时期他的思想基本成熟，马克思的劳动观经历了由立足人本主义向关注现实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世界观和理论研究进路也逐步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转向现实的、历史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可以说，马克思文本中劳动观的流变与发展史也是其思想中两条逻辑的发展史。

[关键词] 劳动、异化劳动、人本主义、社会历史现实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Marx´s Texts: From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o Capital

SHI Ru-me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labor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category within Marx´s thought and serves as a crucial concept running through many of his texts. Marx´s discourse on labor is not merely an economic issue, but rather a matter concerning humanity and social history, and more precisely, a matter concerning the real socio-historical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nd refining his theory of labor, Marx simultaneously deepened his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history and the movement of it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From the period of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which Marx elaborated hi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to the period of Capital, when his thought had largely matured, Marx´s conception of labor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humanistic foundation to a focus on real socio-historical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his worldview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pproach gradually shifted from Feuerbachian humanism to a realistic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socio-historical material activities.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in Marx´s texts is also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he two logical threads within his thought as a whole.

[Keywords] labor; alienated labor; humanism; socio-historical reality

[作者简介]

石如梦，1997，女，河南信阳，硕士研究生，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哲学专业

劳动是人的复杂社会活动的关键一环，劳动概念也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人的类本质的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异化、现实社会历史的实践活动、剩余价值的创造都在于劳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是关于人和社会历史的问题，是关于人的现实社会历史活动的问题。如今人们对马克思劳动范畴的关注，大多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为主要文本，侧重研究探讨异化劳动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而较少关注《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文本如《评李斯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蕴涵的劳动观，也较少注重通过梳理马克思文本探究其劳动观的流变过程和发展历程。本文就从马克思不同文本中对劳动的阐述，来分析其劳动观的流变和逐步丰富的过程，在变化中探析劳动的复杂社会性，并透过马克思对劳动概念阐述的变化来认识他对现实社会历史和社会历史矛盾运动的渐进把握，透过劳动观的变化探析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演变。

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和人本主义世界观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期，马克思立足于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由此前苦恼的疑问转向对现实的思考，开始从人道主义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构成其核心内容，包括工资、利润和地租中的劳动异化、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私有财产与劳动的关系等。在笔记本 1 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进行深入剖析，从分析工资、利润和地租出发分析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得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已经异化的结论，并且对异化劳动及其四重规定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分析论述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文献已经浩如烟海，基本观点也已经成熟，在此不再进行详细论述。本文侧重分析马克思对前人的批判发展和此时劳动观的特点及其体现的马克思理论立场。

劳动价值论并非马克思首创，对劳动范畴的分析并并非始于马克思。古典经济学家针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弊端和私有财产出现的问题，早就开始了对劳动的研究。早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就已经提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例如亚当·斯密的观点："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斯密也一直强调"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的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1]马克思当然承认劳动的价值，但实际上这些国民经济学家的论述始终都是用理论解释理论，而没有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矛盾，也没有解释如何能克服前人理论的逻辑漏洞。马克思则指出，国民经济学只关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在片面强调劳动的时候，忽视了作为劳动者的人、忘记了劳动是劳动者的机能，并且把劳动着的活人看做商品、物、甚至是牲畜。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下"工人完全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须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来做"、"但是，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2]。这种"片面的、抽象的劳动"是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丧失，丧失的结果就是工人被劳动奴役，劳动被资本异化："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笨拙，越成为自然的奴隶"[3]。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财富的劳动成为工人的异己力量；在创造财富的劳动中，工人被抽象为牲畜，这种片面的抽象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现实问题就被忽视或掩盖。

理论要有意义，就必须直接研究人，研究劳动者。马克思劳动观的突破就是揭露被国民经济学遮蔽的东西。生产资料、机器大工业本身只有物的生产意义，只有落实到人的自由自觉劳动和社会物质生产关系上才具有社会历史意义。马克思站在现实的人的立场上，批判国民经济学"片面的、抽象的劳动"。国民经济学虽然也谈论劳动，但"没有给劳动者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4]，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和使工人像奴隶般服从社会分工的魔鬼，这种劳动是抽象的、片面的和异化的。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就在于他看到了人的现实的活动和劳动的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显示出了人本主义和客观经济现实两条

逻辑，但毫无疑问此时他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分析现实的人。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对劳动的占有、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权利，“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5]，所以他致力于从异化角度控诉资本主义对人和劳动的异化及摧残。

但是不可否认此时的马克思对劳动的剖析远不够深刻，在对异化现实的批判性理解中他用“异化”二字掩盖了很多复杂社会现实问题，只关注人性和人的本质，从而没有进一步深入剖析复杂的社会现实，更没有进入到客观社会物质生产层面。面对复杂的、难以解释的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他将原因统统归结到异化上，为其理论找了一个终极依据，而没有真正分析其客观的社会历史性。劳动的社会历史意义实际上在于劳动所包含和反映的社会关系，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矛盾的爆发，劳动的力量来自社会发展的力量而非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因此劳动的真谛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这种生产力不是个人的生产能力而是社会现实生产，劳动也不是个人劳动而是社会劳动。显然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足够的理论水平去认识这一点，但随着他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入考察，从社会历史过程和现实出发解读劳动已经成了马克思思想进程的必然阶段，他离接近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也不远了。

二、《评李斯特》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人本主义到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活动

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批判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提出要通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废除私有财产，至此他对劳动的理解有了进一步提高。

李斯特站在德国落后资本主义立场上提出“国家生产力理论”，认为在现有制度下能够促进国家生产力的劳动是自由的人的劳动。在《评李斯特》的前面一部分，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上揭露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是在为德国资产阶级做辩护，在“生产力理论和交换价值理论”一节，马克思试图将批判推进到社会经济领域，试图从现实的社会生产状况入手找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通过“消灭劳动”来废除私有制，从而彻底击倒李斯特的理论。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是这样阐释“劳动”的：“‘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活生生的基础作为创造私有财产的源泉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无非是物化的劳动。如果要给私有财产以致命的打击，那就不仅必须把它当作物质状态，而且也必须把它当作活动，当作劳动来攻击。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6]；“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一种‘劳动组织’就是一种矛盾。”[7]李斯特的劳动范畴是非现实的社会劳动，脱离资本主义现实物质生产活动，而此时的马克思试图从矛盾着的现实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出发，站在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中推进自己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下的劳动只能是工人片面的劳动，而不可能是李斯特所说的“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他提出“非人”的、“非社会”的劳动，意在批判李斯特“从未批判过现实社会”；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劳动是“非社会”的、“非人”的活动，意指只有通过现实的社会物质活动才能真正废除私有财产。

然而此时的马克思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劳动的非现实性，却依然没有摆脱德国思辨哲学抽象的人的类本质，没有完全站在社会历史现实中。在对劳动、交换关系的分析上，他关注的是物与物而非社会关系和“劳动组织的矛盾”，以物论物必然是空想的，无法真正抓住现实社会关系和矛盾。尽管此时的理论已经开始涉及矛盾着的社会物质活动，但终究没有抓住现实的生产关系，没有真正认识何为矛盾。由于没有看到矛盾着的社会历史，此时的马克思自然无法理解历史的发展动力，所以此时的马克思从人的能力的展开即人的对象化劳动来看待社会历史动力，终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痕迹。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对以往的哲学家乃至对自己先前的理论的超越就明显了。他反复强调社会生活的实践性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疑是看到了现实的矛盾着的社会关系决

定人的本质，突破了此前人性论的瓶颈，由对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的类本质的关注转向对现实的感性对象化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实践。马克思在《提纲》中并没有直接提及劳动，但他强调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的不同、强调社会实践活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和核心就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种生产力就是人的劳动能力。虽然马克思此时还未将理论推进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度，但已经转向了对客观社会物质实践的探索。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阐述的社会物质活动，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观类似，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没有抓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在《提纲》中，他把实践看做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活动，是具有历史性的社会物质实践活动，虽然这里的实践并不等同于劳动，但对物质生产实践思考的理论推进也是劳动观的一大进步。

三、《资本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视角下的劳动观

在《资本论》写作时期，马克思对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的分析思路已经成熟，此时的劳动观已经不再是异化和对象化，而是站在现实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和劳动的本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表述是“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体之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8]马克思在这里对劳动的论述阐释了人的劳动与自然的关系，人被看成是一种自然力而与自然物质相对立，相较于之前的人本主义立场是一大突破，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界定也为其从客观物质生产出发的劳动观定下基调。

而《资本论》所蕴涵的劳动观中最突出的无疑是剩余价值理论，此时的马克思毫无疑问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视角下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劳动。同对劳动范畴的解释一样，对于剩余利润的出现也不是马克思最先给出解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给出这样的解释：“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和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9]李嘉图也曾试图解释这一不可回避的事实：“彼此之间的相等价值虽然仍旧会由于生产所需的劳动量的增减而有涨有落，但同时也会由于工资和利润的涨落而发生另一种虽然是次要的变动。由于售价五千磅的商品所用的资本量可能等于售价一万磅的其他商品生产所用的资本量，所用两者的制造利润也会相等。但如果商品的价格不随利润率的涨落而变动，其利润就不会相等了。”[10]但可以看到，他们也只是停留在陈述资本主义经济下会产生利润这一事实，实际上并没有解释利润的来源。他们的理论事实上依然不能解释劳动和资本的交换以及利润的产生。马克思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对斯密、李嘉图等人的超越就明显凸现了。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指出了马克思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不是劳动有价值。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不能有特殊的价值……作为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它的价值就决定于它作为社会产品所体现的劳动，就等于它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11]劳动创造了价值，也创造了更多的资本利润。在创造解释剩余价值的劳动中，马克思首先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资本主义经济下的雇佣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即人的体力和脑力等劳动能力。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不同于一般商品之处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而劳动能够创造价值，所以劳动力不仅能创造使用价值，而且能创造大于自身的交换价值。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完全看到了劳动背后真正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动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劳动理论内涵远大于上述列举，在此不再进一步论述。毫无疑问，随着劳动观的深化，马克思真正找到了劳动背后的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将劳动理论根植于客观的社会历史活动。

四、结语

“劳动是唯一的属于人类的生产要素，并且能够流汗、欢笑、啼哭和祈祷。”[12]正是在劳动中，人的类存在才得以真正显现，人的真实本质才得以实现；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性的活动，人们不仅在劳动中获取生活资料，更使自己的潜能不断发展。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能像马克思这样将哲学思考深深根植于人类社会的第一需要——生产和劳动。从人本主义的劳动观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劳动性质和劳动状况，他的劳动观的发展不仅是劳动范畴的深化，更是对社会历史规律认识的深化。马克思不同文本中表述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活水源泉。随着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也在努力使劳动理论更加深刻化、具体化，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不断深入发展劳动观点的过程中，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和对社会历史矛盾运动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26、32.

[2] 卡尔·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4.

[3] 卡尔·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1.

[4] 卡尔·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2.

[5] 卡尔·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3.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 42 卷:244.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 42 卷:255.

[8]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32.

[10]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34.

[1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12]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33.